

叮当不息

杨占厂

十岁之前，我一直以为叮当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

我的家乡清墩村在叮当河的西岸，而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很喜欢说——在叮当河的右岸。一个右字，就将叮当河的起源和流向说清楚了，这意味着叮当河是从北向南流淌的。叮当河全长25公里，水盛时宽六七十米，北至善后河，南至新沂河。东西走向的善后河是苏北地区的一条干流，最后经连云港埭子口奔流入海。这意味着，叮当河是一条活河，自带海洋的气息。

这条活河养活了清墩村所在的龙苴镇以及伊山镇、小伊乡等灌云县的5个乡镇共计20万人，它也是灌云县城的自来水水源。此外，叮当河及其支流的灌溉排涝面积达70万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灌云人民的一条母亲河，丝毫不为过。

不管怎样，叮当河至少是我们清墩村人的母亲河。甚至不能说是母亲河，简直就是太奶奶河了。打小就听说叮当河是清朝名吏刘墉、也就是民间演义里的“罗锅宰相”发动民工开凿

的。刘墉是乾隆嘉庆年间人士，如此说来，叮当河迄今200多岁了。

每一次我站在叮当河边，见清流激湍，天光云影，似乎还能听见锹、镐和沙砾撞击的声音以及万千民工的号子声，这些声音从零零碎碎、叮叮当当，逐渐汇聚成巨大雄浑的声浪，像大风天汛期的叮当河水，穿越两百多年的时空轰鸣而来。

这条河流——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上微不足道，在广袤的版图上不值一提，但它没有忘记塑造了它的万千民工们。它当然记不得每一位民工的名字，可它以民工们集体劳动的声音做了自己的名字：叮当。

据说刘墉一开始低估了开凿这条人工河的难度，不曾想到这片土地紧临岗岭地带，地下四处散落不规则的坚硬石块，那些锹、镐、锹插下去时，顿时一片“叮当”声，铁器损坏极快。这位倔强的“罗锅宰相”没有知难而退，最终发动了万余名“扒河工”，历经千辛万苦，完成了凿河任务。

当年那些“扒河工”，全部来自周边村镇，说不定我的祖先就在其中，因为我老家的祖屋距离叮当河不到两公

竹海清风

王一心

对竹子的喜爱由来已久，欣赏它的形，源自它的意。

因喜爱，前年整修老宅时，便在东墙根儿栽了一溜竹子，现在已是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了。因为喜爱，还逗逗千里，跟随“绿色检察”公益诉讼观摩组驱车走进黟县竹海，真正见识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家园，也近距离看到了如生活在桃花源里一般怡然自得的人们。

也算天公作美，去竹海那天，万里无云，碧空如洗。

自山脚盘旋而上，便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方圆数十里，茫茫竹林覆满了整个辽阔山脉，几无杂色。极目天地间，只有层次分明的上蓝下绿，仿佛深浅不同的海洋。这下面的绿海不时荡漾着，此起彼伏，像波涛一样送来微风，很是惬意。

车沿着满是绿荫的山路缓缓前行，路虽不宽，但足够平坦。一路上鲜有车辆，打开车窗，清新空气便迅速灌满了车仓，让你情不自禁想闭上眼深呼吸。拐了个弯，在茂密的竹叶缝隙中，一片白墙黛瓦的徽派房舍隐隐出现，这就是竹海深处的木坑村。

村落不大，入口简陋的停车场上悬挂着电影《卧虎藏龙》剧照海报，左边紧靠峡谷的便是一溜各具建筑风格的饭店。

已过了饭点，饭店都接近打烊，人影都少见，但第一家还是很快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用一口别样的普通话招呼着。第一眼看到他，感觉他真有点貌似演员巨兴茂，尤其是那略鼓的腮帮，吐字发音时，不但形而且神似。因为前面的那家观景位置似乎更好，我们便找借口想离开。他好像感觉到了，马上迂回着邀请我们去他家的民宿随便看看。想想也无大碍，就跟着他去了。

他很健谈，一路上我们问的少，基本都是他在说，说竹海景区，说木坑村，说他的经营理念、模式。他的

民宿是老宅改造而成，外观像个炮楼，内部构造、布局却别具匠心、非常精致。一楼大厅设计得简约、温馨，还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预留了一个大房间。楼上两层，每个房间面向竹海方向都有一扇落地窗，窗前都配备有小巧、精致的桌椅。想象着坐在那里，一壶茶，一本书，就可以面向竹海，发呆一天。

“我这儿一年四季都不缺客源，基本只做网络预订就吃喝不愁了。”“我不排斥熟人，但更喜欢和你们这些刚结识的陌生人打交道，这样可以了解更多的需求信息，积累更多人脉……”他不停地给我们灌输着他的经营之



黄昏之恋 阿柒摄影作品

新家

谭文波

远处的天空，一片湛蓝。脚下的苗家寨茶山村，阳光明媚。村口一条笔直的水泥马路打开了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入户道路纵横交错，依山高矮亮丽的砖瓦房随处可见。村庄平坦的几棵硕大樟树下，石凳上坐了许多人，闲聊的、下棋的、舞剑的……

年近八旬的老汉蒲昌能手握长长的旱烟杆，嘴里不停地吐出顷刻即散的缭绕烟雾，偶尔，目光望向村落的西北方。那落沟湾凉亭岭小高地上，有着先烈人的家，有着13位亲人。那是一片渺无人烟的高山地，周围全是齐整的人工林，近处皆为一二十米高的水杉，苍翠欲滴。茂密的葛叶，一丛丛、一簇簇伏在冢上。那坟冢从东到西呈一字形排列，就像一道铁壁铜墙。

70年前，蒲老汉还小，听到枪声就害怕。后来知道那是解放军与土匪打仗，胜利之后，茶山村的父老乡亲才得以享受和平与安宁。后来，那些牺牲的亲人们就一直“住”在村里。那么多年

过去了，村村寨寨的人都住上了新房子，而保卫苗家安宁的先烈们仍然屹落在偏僻的荒山野岭，这让身为守陵人的老人心里总是不安。

蒲老汉一定还记得，前年，两位年轻检察官听了他讲述的故事后不久，政府决定将这些散落在他乡的英雄坟冢统一搬往新家——龙溪烈士陵园。这是一件告慰英灵们的大好事，蒲老汉由衷地高兴。

迁驻新家的头一天，蒲老汉与孙子来到落沟湾凉亭岭烈士陵园墓前，为坟头除草，清理杂物。几处坟土被雨水冲刷掉了，就用铁锹垒土，垒得严严实实。孙子之所以成为第三代守陵人，缘于读小学时读到“十三烈士故事”的乡土教材，因为这份教材，当地学生没有人不知道当年的剿匪故事。那一天，爷孙俩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为烈士们整理家了。那一天，他们在陵墓前站了很久很久。

当年，13座坟冢前仅有一块长年

里。可以想见那段时光里的场景：在苦寒的冬日——历朝历代发动劳役兴修水利通常选择冬季农闲之时，我的祖先和他的无数同伴们，用铁锹挖开地面，剔走石块，用铁锹将泥土装上木制独轮车，然后喊着号子，沿着坡道把泥土送到高处。在高处，他们呼哧出一串串白气，甚至能望得见家园。但他们不能回家，那一块块干涸的土地和饥饿的记忆像无形的鞭子抽打在他们黝黑的脊梁上。他们只能俯下身子，像野兽一样和大地较劲。在风刀霜剑中，他们用筋骨和血肉，硬生生地创造了一条生命之河。

他们中一定会有很多人在工程未竣工时死去，因为劳累，因为风寒，因为孤独。他们的血肉和灵魂，和永恒的日月星辰一样，映照在了这一条大河里，福泽两岸的子孙后代。

龙苴镇是一座古城，全境都在叮当河的右岸。龙苴的地形是西高东低，那里干旱少雨，人们看天吃饭。在未有叮当河之前，遇有大旱，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而叮当河的横空出世，很快派生出如毛细血管一样的小小支流，润泽着这片久已干渴的土地。叮当河右

道。

站在他家民宿的最高层，可以清楚地俯瞰整个村子。村子里有依山而建的宾馆，但大多还是村民自家改造的民宿。楼下的青石板路上，也有少数数打着老式农具的村民出入，他们的老宅，青砖碧瓦，古朴厚重，反而成了村子里的一抹独特之景。

“这里还有不做民宿和饭店，只做农活的村民吗？”

“有啊，他们收入也不少。我们这儿土地少，这些户耕种的蔬菜、粮食、茶叶、中药，就供应给我们民宿、饭店，他们不但衣食无忧，有的过得还蛮滋润。”

他巧妙地挽留住了我们，我们也想通过他了解更多，于是我们坐到了他家饭店的餐桌前。他给我们推荐了几个特色菜，便进了厨房操刀弄勺，一会儿浓郁的香味便飘来荡去，再有一会儿，炖土鸡、臭鳃鱼几个散发着辣香的菜便铺满了餐桌。

我们愉快地享用着，他坐在旁边继续和我们唠着：“鸡肉可能有点硬，但这是我们这儿在竹林里散养的正规八经的土鸡……”他大谈特谈他的烹饪之道，说自己尤其喜欢亲自下厨做野味，说到火候、配料、食材、程序等细节，头头是道，连我这个十指不染阳春水的也能听得出来，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我有自己的专门进货渠道，我们村里有职业猎人，证件手续齐全，每年靠打猎也非常挣钱。现在城里人都好这口，只要新鲜都不愁卖。”

“这片竹林以前滥砍滥伐，村民用竹子编织各类竹产品出卖，但有些无节制。后来政府严禁私采滥伐，竹林很快恢复了生态，野猪、獾、野兔、蛇非常多，竹笋、野菜、中药材、野茶更是多得不得了，你只要勤快，这儿就是个宝地。”

他确实是个聊天好手，口若悬河，话题不断，我们多是坐着倾听，偶尔发

风雨侵蚀的石碑，碑面斑驳杂乱的纹路，阳光下已经失去了光泽，手工雕刻的碑帖有些模糊。蒲老汉用一块湿毛巾用力擦洗碑面，努力使碑帖清晰明亮。碑是1964年清明立的，上面刻着“中国少年先锋队步头降学区全体师生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田喜贵等13位烈士永垂不朽”。据说，13位烈士光荣献身时，除了田喜贵外，其余12位烈士的遗体都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有的甚至被敌人野蛮抛弃。1963年乡政府授权学区工会，发动群众漫山遍野四处寻找烈士的遗骨，一起集中安葬。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为无名氏，所以碑上无法刻文……

动迁那天，按苗家最高礼节，村里最有威望的蒲老汉主持迁迁仪式。天渐渐暗下来，山脚下农舍的炊烟与多情的雾雨相拥，袅袅升起。

17时15分，“开始吧！”烈士陵园管理所负责人杨舒景看了看手机上定好的时间，蒲老汉摆上祭品，点燃长香。

岸因水而灵秀，因水而丰沃，很快迎来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

清墩村及南面的石门村、王范村等龙苴镇东部村庄，人丁日益稠密，稠密到原来的大庄已经住不下了。在我4岁时，我家搬到了更靠近叮当河的清墩村东北庄，父亲垒土造房，屋后就是叮当河的一条小小支流：马尾河。而我的外婆家，在小伊镇杨树圩村，屋前也是叮当河的支流：枯沟河。也就是说，无论我在家还是走亲戚，都离不开叮当河。那时候，我以为我一辈子都离不开叮当河的怀抱，走不出她的疆域。直到12岁那年，我去当时在苏北颇有名望的板浦中学读书，终于见到了比叮当河还要大的河，那也是她的本源：善后河。

后来，我读大学、工作，又见识了更大的河，还有海。这些水流滔滔的河、江、海，是我在比清墩村、龙苴镇大得多的地方看到的。叮当河由此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一度消解。蜗居城市后，我一度遗忘了叮当河。在21世纪初，来自它的消息屡屡刺痛我。像很多别的河流一样，叮当河上游的化工污染物和沿途的农药残留，让它面目全非。而伤害叮当河的，恰恰是它200多年来苦苦养育的人。它的很多支流一度断流休克，其中也包括马尾河。

好在警醒及时。灌云县政府近些年来不懈整治，引水疏浚，以鱼养水，两岸居民也深知不打药的有机庄稼更

问，他对答如流。

“我以前在外面闯荡，到最后发现竟不如待在自己家挣得多，有点守着金碗要饭，后来干脆回来守着家，专心经营自己的民宿和饭店。”

这话让我有所触动。我想起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尾，在海滩上用力推着渔船的安迪，走遍世界，阅尽沧桑，抛却名利，只愿去墨西哥海滨守着一艘小渔船，在明媚的阳光下，望着蔚蓝大海，享受余生无尽的自由和安逸。而另有一群人，仍在憧憬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当然也包括我……

饭后他劝我们移步到旁边观景台，给我们每人泡了一大杯当地野绿茶。茶叶的外形很一般，经水一泡，口感沁人心脾。

又过来两个年轻情侣游客，他过去招呼，少顷便笑声不断，像老友重逢。这个见地熟的年轻人真是另类得让我刮目相看。

端着茶杯，坐到旁边的摇椅中晃悠着，脚下是险峻的山谷，往前是无尽的绿海。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发会儿呆是最好的选择。

支应走了那一对情侣，他走了回来：“天还不晚，我建议你们绕到谷底转一圈，既是徒步锻炼，又可以欣赏美景。”

正合我意。他给我们仔细指了道路，但辗转从土坑村中土路穿越出来，我们还是迷了路。村里的房前屋后，随处就有在自家菜园里拾掇的村民、晒太阳的老人、满脸天真笑容的孩童，还有散步的土鸡、静卧的家犬，好一个温馨、静谧的家园！我们向老乡打听路，他们操一口难懂的方言应答。看我们茫然，一位老乡热情地带我们上路，让我们动容。一番曲折下来，我们终踏上了一条一路向下的整齐的青石路。

走进绿海深处，你常常会有醉氧、晕眩的感觉，总感觉眼前的景象不真实。一阵风吹来，仰望竹林绿浪从峰岭翻滚下来，闪着银绿的波光跌进深谷旷壑，澄澈的阳光充盈着峡谷，身处其中，睁眼闭眼都是无尽的享受。

途中一个小亭子里坐着一位精瘦的老农，前面放了许多中药材。看到我们，他从旁边一个白色的编织袋里

浸满燃油的苗家火把，在细雨中燃起。

“先起谁的灵？”祭奠之后，蒲老汉轻声问。

杨舒景沉默片刻，说：“先起班长田喜贵吧！他的兵还得他来带……”

17时47分，坟土已净，班长田喜贵的棺槨全部显露。蒲老汉点上一支旱烟，猛地吸了几口，嘱咐村民，动作要轻，锄、镐的金属部分不能敲着棺槨。

19时18分，落沟湾凉亭岭13位英烈迁坟工作接近尾声，在蒲老汉与村民细致收殓中，也只拾捡到117块残骸。蒲老汉说，9座的战士大都来自北方，南下剿匪牺牲在这里，既不知名，也不知亲人在哪里。“多少男儿无字姓，英灵化作万千松”，我想，此刻的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了！

一旁的后生唐水生说道：这些牺牲的烈士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每年缅怀他们，上坟祭拜，就像我们的祖辈。感谢各级政府，现在将要到新家，告慰英灵，使先烈们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

19时50分，4辆载着烈士遗骸的越野车缓缓离开落沟湾。车外漆黑，但明晃晃的车灯穿过密密的雨阵，让我们看清前行的百米山路。临近茶

能卖出好价钱，也极少再见没皮无赖在河里炸鱼、药鱼。人们开始用心反哺这条河流——人类与自然再次达成最初的默契。

前不久，在当地创业的同学郭君陪我共游了叮当河右岸清墩村一段。大自然就是这么宽容，短短几年时间，叮当河重现我儿时乃至梦时的场景：岸绿波清，鱼肥虾美，群鸟翔集……

不独如此，如今叮当河不仅是这条河流的名字，还成了一个声名鹊起的农产品商标品牌。在各式各样的展会上，我不止一次看到这个让我温暖而亲切的名字，它以漂亮的字体印在包装纸上。这个商标的背后，是叮当河沿岸五个乡镇数千亩的有机农田和数以万计的农人，在那些拒绝农药和化肥的农田里，按照现代的管理理念培育出来的不苗。

分别时，郭君特地送我一些叮当河牌有机大米，还有咸鸭蛋、白米虾、杂鱼干。这些，都是叮当河的恩赐之物。它们的味道，应该和200多年前叮当河波澜初起时一样。

这味道，是自然的味道，是最本真的味道，包含着天地精华、日月恩泽。我的祖先们品尝过，我和同伴们品尝过，更希望叮当河两岸乃至更多的人们可以一直品尝下去。唯有如此，才不负那从岁月深处传来的、永不停息的叮当声。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抓了一把：“我们自己采摘的山茶叶，买点吧？”

有了饭店老板的介绍和刚才的品尝，便有了买的想法。询问价格，五十块钱一斤，爽快地买了两斤，秤过后他又从袋子里抓了一把给我们，山里人的淳朴可见一斑。

本想走进竹林深处徜徉感受一番，但想起吃饭时曾听说“竹林里面蛇比较多”，脑海里浮现出竹叶青卷曲吐芯的小巧身躯，心里不由得忐忑，因此生畏止步。

未出土，先有节，高百尺，仍虚心。看着眼前一棵棵随风摇曳的竹子，或坚立挺拔，或弯而不折，或节节独立，或清秀飘逸，古今文人墨客皆把坚韧不拔、虚心有节、刚正不阿、高雅脱俗等高尚品格和雅致意境赋予其一身，如今身临其境，恍惚有种与谦谦君子携手远离尘嚣，涉足自然净土的心绪。

前面突然传来一阵爽快的笑声，十几个姹紫嫣红的大妈欢快地走来，和绿色的背景相映成趣。这是今天见过的人数最多的团队了，她们给寂静的绿海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走在最后的大妈慈眉善目，大汗淋漓之余不忘告诫叮嘱我们：“前面是一千多级台阶啊，够你们受的……”

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已近精疲力尽，没想到更难的在后头。仰望着前面延伸到竹林深处，预示着“一生一世”的1314级台阶，深呼吸了一口气，看了一眼旁边“咬定青山不放松”“坚韧不拔”的竹子寓意图，我们大吼一声路了上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气喘吁吁攀登之余，想着苏东坡的这首《定风波》，面对着茫茫竹海，不时大生吟咏着，隔会儿大声喘息，悠然前行，居然不知不觉间走过了上千级台阶，来到了视野极佳、可以一览无边竹海的观景台。

这时阳光正好，微风拂面，一身的汗水消失殆尽。拄着竹杖极目远眺，漫山遍野的葱绿，让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在这无边无际的绿海上，又升腾着一层金黄色的光芒，这青山，刹那间仿佛真成了一座金山。

（作者单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

山村老村部，十几盏太阳能路灯照亮了前路。

落沟湾、云寨、红光寨的男女老少，站满一百米来的村部路。灯下、坎边、土堆旁、菜地里……每个人都点着长香。长香星星点点，送行的队伍肃立无声，有人手捧一束鲜花，有人噙着泪水……

今年清明节，我有幸参加了祭奠革命先烈活动。营盘坡上的龙溪烈士陵园，如今装扮得庄严、整洁、肃静。千木翠柏，万花繁树，白色挺拔的烈士纪念塔屹立坡顶，直指蓝天。萧克将军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刻，在太阳下光辉夺目。沿坡修筑的四排烈士墓园，静卧山腰，面朝舞水河，望山眺水。

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杨舒景向参加祭奠活动的人们介绍：“此次迁葬入园的13名烈士绝大部分没有姓名，也没有家人。迁葬入园之后，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我们就是他们的家人……”

不远处，“一二·一”的口令声响起，那是附近学校的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我们走来。阳光下，他们胸前的红领巾格外耀眼。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晃县人民检察院）



父亲 程贤钧绘画作品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品读庄稼(组诗)

王顺永

谷子

春天，是谁把梦想播种在山坡上
随着那微微山风摇曳不停
阳光倾情，土地无私奉托

再经受住，一个夏天的滋润
无数暴风骤雨洗礼
就像倔犟的山里汉子
茁壮成一片绿野

明天，当你摆出秋收的姿势
人们把心思张望成
摇落满天星斗的期盼

大豆

豆苗绿绿，明媚而多情
就像一位妙龄女子
翩翩在豆叶上舞蹈

蝈蝈是最好的伴奏师
恣意在豆地里张扬
一不留神，成熟的豆荚
就会纷纷爆响
那分明是豆粒急着与太阳约会

玉米

是谁把你们演练成
一排排高大的踪影
在农民兄弟的辞典里
你被描叙成青纱帐

腰间常露出红纓
难得乡间有这么好的女子
大肚招摇分娩在即
那么风光，那么张扬

当沉甸甸的金秋
汇聚在农家场院上
等待喜悦的收获者钦点
那一片灿黄
让时光酩酊大醉

高粱

父亲用锄镰作画
蘸着滚烫的热汗与热血
沐雨，栉风

我不知道，远在天堂的你
是否重操旧业，只见
那红艳艳的高粱张张扬扬
开满人间的田垄

那就是你的身姿
每一个夏季都昂扬着
永不停歇的丰年

小麦

都说你是庄稼地的佼佼者
“白露早寒迟
秋分种麦正适宜”
你喜欢经历寒冬的风

你默守着天空春雷响彻
迎来一场透地雨
你伸展一望无际的绿梢儿
喜洋洋恣肆生长

当麦浪翻滚
那一夜的皎洁
就有了桑麻之外的话题

（作者单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检察院）